

陈青云 著

上



雪山飛劍

灵山绝剑

陈青云 著

上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新登字 017

正
卷
1

灵山绝剑

陈青云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1 印张 27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8-00077-3/I·164

定价:26.6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恩恩怨怨终有果	(1)
第二章	从师三侠练猿功	(6)
第三章	泪别恩师走天下	(75)
第四章	邂逅相助系情结	(129)
第五章	两对情影命运殊	(170)
第六章	云腾雨至戮天地	(240)
第七章	此恨绵绵无尽期	(295)
第八章	横刀夺爱情孽海	(341)
第九章	千里寻剑战群魔	(407)
第十章	古剑归主除人妖	(447)
第十一章	软玉温香抱满怀	(499)
第十二章	只身入窟度魔凶	(558)
第十三章	无敌天下鸳鸯侣	(601)
第十四章	齐心合力灭倭寇	(628)

第一章 恩恩怨怨终有果

江湖上，正邪之争，黑白之争，连绵不断。威震江湖的黑道头目陈百岁，练就一身精湛武艺，鹰爪拳、鸳鸯剑术、腾挪飞跃轻功，几乎无人能制。

他得意忘形，作恶多端，凶恶残忍，动辄杀戮，江湖道上无不闻风丧胆。

当时，正派侠义，公推一位武艺高强的无为道长，约陈百岁以上泰山百丈崖头比斗。无为道长终年在峨嵋山峰修道，轻易不下山。为了锄奸扶弱，应儿下山。

他以“大罗如意掌法”，“如意循环剑法”以及一把“祭血剑”闻名于天下。那把“祭血剑”，连柄带鞘约长一丈一尺，青光逼人，剑吟清脆，削铁如泥，断玉似竹。

北风呼号，冰寒透骨。阴霾天空，雪片飞舞，使人无法睁眼。

山路冰封，无人贸然上山观日出，抑或进庙烧香，抑或挑货进贡。

百丈崖头的一块小平地，堆满了积雪，无法插足。

倏见一道灰影，自南天门处一闪。这道灰影移动得奇快，转眼间，已飞落到积雪如山的小平地上。刚一落脚，

足踩的积雪即刻化水，可见来人的内在功力。

他长得清瘦修长，寿眉雪白，双目炯炯。头戴道冠，身披灰色道袍，背负“祭血剑”。

他朝四周巡睨了一遍，抽出身背的宝剑。只见他朝剑簧一按，发出一阵清响的剑吟。瞬间，青光闪闪的剑光，映照昏暗的山坳。

他手抚剑身，对着黝黑的天空，长叹喟之：“贫道守山十年有载，宁静致远。现今只为天下安危，持剑下山。血剑呀！不要出丝毫的差池呀！否则，有负盛名，有负众托！”

倏见他剑眉一挑，右耳一耸，向两头山峰眺望。双手将剑插入鞘，背於身后，静心等候。

只见西头山峰一片莹白，在黑暗中耀眼刺目。转眼间，白光散进，爬上山头，一条白色人影，飘飞过来。

“啊，啊，啊！”三声，一位五十光景的白衣劲装大汉已站立在无为道长面前。他双手一拱，阴阳怪声道：“无为妖道，你来得真早！”

此人是坐着黑道第一把交椅的“鹰爪王”陈百岁。他身材魁梧，面色紫润，神采奕奕。脸上流露出一付不屑一顾的骄矜神气，又不时透示一种杀人不见血的凶残气色。

俩人仍是当今江湖道上正邪双方的至尊，但他们从未谋过面，双方不摸底。因此，一照面，双方不敢怠慢，细细打量对方。

鹰爪王狂妄自大，出口伤人。

无为道长淡然置之，桀然一笑道：“阿弥陀佛，贫道向你施礼。比斗仍为老贫的提议，贫道理应先行来此恭

候。”

陈百岁纵声大笑，道：“老妖，你该不会另有图谋？”

“我们都是两道的头面人物。我们都要恪守诺言，输方必须五十年内不闯江湖。”

“正中下怀。不过，你不会到五十招，必赴黄泉报到，嘿，嘿！”

无为道长神情严肃，探肩取剑。伴随剑吟响声，青光闪烁着峰巅。

陈百岁急忙探肩取剑，一丈二尺长、寸余宽的一把乌黑漆亮的铁剑，随着“呛当”声出鞘了，在昏暗中依然闪烁着油亮的黝光。

只见他黑剑一举，一招“一柱朝天”。

无为道长以“百花吐蕊”相迎。

“鹰爪王”怒吼一声：“纳命来！”一招“斩根除草”疾攻而去。

无为道长一招“神龙摆尾”向右一闪，紧接“虎口拔牙”一招，朝着对方疾斩而来的剑身迎去。

“当呛”一声，两人收招疾退。不约而同地察看着自己心爱的宝剑，安然无恙！

两人从刚才几招，已估算出双方的实力，都在伯仲之间。因此，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绕圈子互视着，不敢贸然出招。万一漏招，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足足绕了半个时辰。终于，两人同时腾身进袭。

青光与黑光纠缠着，灰影与白影闪动着。刹那间，五十招过了，仍不见分晓。

大雪仍在纷飞，天渐明了，但泰山顶上仍灰蒙蒙一

片。太阳似乎不感兴趣，没有探头作壁上观。

只见两人头顶冒汗，周身生烟，好似经过火炉烘烤，热气腾腾。

“锵”一声，两把宝剑再度碰面，发出震力把俩人抛向两边。无为道长全身晃了两下，才稳住身子；而鹰爪王身子微微一晃，露出一丝微笑。

接着，俩人又斗了五十回，不分高低。他们发出招数，似乎缓慢了。双方一面发招还招，一面调息运功，准备着最后一搏。

突然间，无为道长腾空两丈，使出“云腾雨至”绝招，当空剑雨纷纷，朝着鹰爪王疾转而去。

鹰爪王翻个筋头，倒飞出数丈，但仍中了几剑，一撮肉拌着血滴向四方喷射！

无为道长收招，默默视着陈百岁。

陈百岁落地之后，朝自己血淋淋拇指一瞧，发现拇指头少了一节，又发现心爱的宝剑被削断，全身不住颤抖。他输了，输得很惨！

无为道长余心不忍地道：“施主，阿弥陀佛……施主正值壮年，若能改邪归正，……”

“住口，别教训我，断剑毁指之仇，此生必报！”说着，身子一弹，大鹏似疾掠而去。

无为道长长叹一声，朝山下飘然而去。

五十年内，陈百岁一面坐卧昆仑山，苦练武功，一面收西王魔头郭凤仪为徒，把一生邪道武艺传授。

无为道长亦收禅空道长为徒，把“如意循环剑法”传授他，并把自己心家的“祭血剑”赠与给他。

命运又把郭风仪、禅空道长推上黑白两道上，引出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

第二章 从师三侠练猿功

“男孩女孩一样好，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

咱们中国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地大物博。

最难得的是，由于人们的热情“耕耘”、及“播种”，“小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的呱呱落地，因此，与印度并称为“人口众多”之文明古国。

这是面对“人口膨胀”的节育宣传词，可是，却有人结婚多年，无论如何辛苦耕耘，硬是连只蚊子也生不出来。

明月高悬，春风徐徐，正是踏月之好时节！

这对夫妇却把握春宵又要开始“播种”了。

这位仁兄从十八岁就结婚，今年已经三十九岁了，其妻亦是三十七岁了，两人却仍然没有“作品”问世。

一阵“悉索”声音之后，两人已经全身“清洁溜溜”了。

只见那位仁兄长得温文儒雅，洒脱不羁，虽然已经三十九岁了，由于家境富裕，摄养得宜，望之有如三旬而已。

那妇人品貌端丽，皮肤白皙，双乳高耸，腰似葫芦，

可惜，那雪白的双臂却稍嫌扁平些。

只见她自桌上端起一碗犹在冒烟的黑汁走到那仁兄的身前道：

“相公，这是第三十帖药，趁热喝吧！”

“夫人，辛苦你了！”

“相公，你别如此说，若非贱妾不争气，您何需如此大费周张呢！”

“夫人，别如此说，你也喝药吧！”

说着，朝药吹吹，缓缓的饮入腹中。

那妇人端起另外一碗药，缓缓的缀饮着，心中暗祷道：

“天呀！众神佛呀！求你们垂怜赐给一个麟儿吧！”

不久，她先行上榻了。

别看他长得温文儒雅，干起这种事，挺凶悍的哩！

她却保持一贯大家闺秀的风度，一动也不动的接受着，心中一直祈佛求神的默祷不已。

半个时辰后，那妇人立即起身取巾替他擦拭，然后端水替他净身。

好半晌之后，两人才相拥而眠。

他们分房月余，今日所为，立即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因此，没多久，那仁兄已经呼呼大睡了。

那妇人怔了好一阵子之后，才合眼入眠。

日子就在期待中消逝了将近一个月，这日一大早，那仁兄尚在酣睡，却听见一阵饮泣声音，他睁眼一瞧，立即看见那妇人抚桌低泣着。

完了！又失败了！

他暗暗一叹，强装笑颜的起身。

那妇人忙拭泪上前替他穿靴。

“夫人，月信又来了？”

“是的！对不起！我……我……”

“夫人，别急，咱们郑家以忠良传家，从未做过亏心事，上天不会让郑家绝后，咱们再访名医吧！”

“相公，你趁早再娶一妾吧！”

“不！咱俩伉俪情深，你别再提此事了！”

“相公！我对不起你！”

“夫人！别这样子！”

日子在他们访医及试验之中，又过了年余，由于“月信”按月“报到”，那妇人已近绝望了。

那仁兄却屡败屡战，勇气可嘉。

大约又过了两个多月，这天正是“月圆人团圆”之中秋佳节，这对夫妇默默的在院中赏月。

其余的下人皆已经放假返家团圆啦！

突听远处传来一阵“答！答答！”有节奏的声音，接着传来苍劲的喝声道：

“除杂症，治疑症，有求必应呀！”

那仁兄怔了一下，立即望向那妇人。

那妇人轻声一叹，立即低下头。

那人边走边叱喝，当他达到门外之时，突然停步问道：

“这位公子及夫人，值此佳节，贤伉俪为何闷闷不乐

呀？”

那仁兄修养有素，立即起自一揖道：

“没什么？这位大叔要不要进来歇歇腿，喝口茶再启程呀？”

“哟！你不怕我是歹徒呀？”

“大叔说笑了，请稍候！待我替你启门！”

说着，快步上前开门。

不久，一位满头乱发的布衣老者背着一个药箱跟行而入，那妇人早已返厅搬来一张椅及一个瓷怀。

只见她斟杯茶道：

“大叔，请用茶！”

“谢谢！打扰了！”

那仁兄端着一盘月饼道：

“大叔，别客气。”

“呵呵！好！好！我不会客气的，令少爷及令千金呢？”

那妇人不由神色一黯，立即低头。

那仁兄苦笑道：

“愚夫妇结合二十余年，一直无所出。”

“喔！怪不得你们会触景生情，你的右腕借我瞧瞧？”

那仁兄立即将右手放在桌上。

老者将右手食指朝他的腕脉一搭，立即眯上双眼。

不久，他颌颌首，捋须瞧了那仁兄一阵子，又望了那妇人一眼，道：

“夫人，你的右腕也借我瞧瞧吧！”

那妇人立即伸出右腕。

老者搭脉好一阵子之后，突然呵呵一笑！

那对夫妇不由怔喜交加！

半晌之后，老者含笑道：

“夫人，你暂时回避！”

那妇人立即起身回房。

老者低声道：

“公子，谈谈你们如何行房吧！”

那仁兄双颊一红，犹豫难决。

老者微微一笑，自顾自的取用月饼。

好半晌之后，那仁兄问道：

“大叔真的需要知道这种事吗？”

“嗯！我如果没有判断错误的话，它正是你们至今尚未有后之关键。”

“真的呀？”

“不错！我来发问，你回答吧！”

“好的！”

“你们行房之时，是不是衣服一脱，你就直接上阵了？”

他红着脸点了点头。

“尊夫人是不是文文静静的挨打？”

“这……是的！”

“呵呵……这就对了，呵……”

“大叔，你的意思是……”

“我有把握让你有后代，而且是添丁，你相信吗？”

“真……真的呀？请说，无论多大的代价，我照办！”

“呵呵！真的吗？”

“在下未打过诳语。”

“好！只要尊夫人确定有喜之后，我要……”

说着，右手食指一伸。

“一千两银子？”

“不！一颗红蛋！”

“这……太便宜了吧？”

“呵呵！好玩嘛！行不行？”

“行！行！”

“好！我此地有一瓶药，尊夫人每天按三餐服用，七日之后，你们再度行房，不过，可要照我的法子喔！”

“是！是！”

老者呵呵一笑，先取出一个瓷瓶放在上，再低声面授机宜。

那仁兄听得双颊阵阵发红，却频频点头。

“呵呵！记下了吗？”

“记下了，谢谢！”

“呵呵！趁着现在还有印象，快回房练习一下吧？”

“今晚可以行房吗？”

“可以！呵呵！别忘了一颗红蛋喔！”

说着，抓起五个月饼边吃边离去。

那仁兄恭送他离去之后，锁上大门，回头一见那妇人走了出来，他立即想起老者之吩咐，他的双颊不由一红。

“相公，那位大叔如何说？”

“他……唉！唉！叫我如何启齿呢？”

“相公，此地又无外人，你说吧！”

他立即低声叙述着。

那妇人听得满脸通红，抬不起头来。

“夫人，很荒唐，对吗？”

她声若蚊鸣的道：

“相公，咱们不妨一试？”

“可是……”

她羞赧起身，端着盘子迳自返厅。

他轻咳数声，便跟了进去。

不久，只见那妇人拿着一枝鸡毛簪子入房，那仁兄双颊一红，道：

“夫人，你真的要试一下吗？”

她羞赧的嗯了一声，立即拔下一枝较长的鸡毛放在桌上。

接着，她关窗开始宽衣解带了。

不久，两人又赤裸相对了。

他立即拿起那枝鸡毛，走到她的身边道：

“夫人，请原谅我放肆了！”

“相公，试试看吧！”

他立即将鸡毛轻轻的刷着她。

没多久，她娇喘呼呼了！

她似蛇般轻扭了！

没多久，他“唔啊”连连，咬牙切齿，全身哆嗦。

“相……公……相公！”

“夫人，怎样？”

“很……好！”

“真的……那你就从明日起按三餐服药吧！”

“嗯……”

果然她在九月份没有接到“月信”了！

两人欣喜若狂的天天准备一颗红蛋要请那位老者，可是天天未见他的人影，日子就有欣喜之中消逝着。

洛阳城内，东门的大街上，有一家气派壮丽，规模宏伟的钜宅，占地约横跨了半条街道。

这时正是午后，两扇朱红大门，八字敞开，只见红男绿女，来来往往，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真是风光热闹极了。

门口的横额下面，悬挂着一幅红缎金线绣的锦帐。

从敞开的大门内望，一重重的庭院，一叠叠的回廊，街檐下栏上，张灯结彩，点缀得鲜艳夺目，多采多姿。

这座钜宅的主人，姓郑名墨翰。

祖上历代为官，都在二品以上，传到父亲时，觉得这宦海浮沉，仕途奸险，其中权谋欺诈，变幻无常，一个应付不了，不单是祸延满门，更要诛连九族。

到了六十多岁之时，便急流勇退，辞归故里，考古稿诗，度其余年。

因为这郑府乃世代书香，官时又都忠廉持正，博得个清名远播，望重乡间，诚无愧为洛阳附近一带的廉正缙绅。

墨翰弱冠以后，考取一衿功名，乃父不再令其进取。

不久——

便奉命与司马氏夫人完婚，夫人闺名娴雅，原籍封